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八回 遇飛刀美容被傷 施靈丹金錠解厄

詩曰： 勇往當前不顧身，飛刀傷害覓醫人。
情深婚約劉家女，祇奈君王信未真。

卻說李夫人見王姑落馬，飛身上前，將余鴻對面一槍，差不多將道人刺中面龐。余鴻一驚，僅及將茶杖架開，即忙收回神刀，余、羅兩夫人搶回王姑，回本陣。陶夫人又驚又怒，取出一面小小黑旗一擺，念咒有詞，一刻間烏天不明，狂風大作，有無限豺狼虎豹，將唐兵沖撞亂咬，唐兵大驚，陣腳散了奔逃。余鴻也不知其故，借土遁逃去。祇有唐兵受害，自相殘踏，奔不及者，又被宋兵大殺一陣，屍骸滿野，血流遍地，一連追殺數里方回。陶夫人收了法術，背負得王姑回營，王姑面如土色，四位女英雄心憂。方暫按下。再說余軍師借得土遁回見唐主，備言傷了王姑，今雖敗去軍兵，然女將被神刀所傷，不過七天不能生活，除則高仙靈丹，方能調救。

住表南唐君臣議敵，又言劉金錠自從送別了高公子，將比武招夫牌收回，他父劉乃尚未知其因由，詢及起女兒緣何將牌收回，劉小姐方言與高公子比較武藝比敗了，他是家傳妙技槍法，故女兒收回牌，尚未稟知父親。劉乃聞言大喜曰：“女兒即日，何不早說明為父知之。我想高公子身是王侯之子，當今御甥，貴比玉葉金枝，兒比輪武藝於他，實乃萬夢有託。但不知他約女兒為姻配否？”小姐對曰：“彼言急於王事，但一進了壽州城，便申奏知當今，來迎接女兒。但此去壽州，不過二十天已到，即回復來僅得四十天程途。至今將兩月之久，尚不見公子的回音，女兒正要稟知父親。”劉乃曰：“汝父曾仕北漢，與宋太祖是敵國，此段姻緣原難對的。女兒不免趁今太祖受卻南唐危困，前往效力，立下功勞，一來化仇為好，完此姻盟，二來與國家出力，青史留名，方不負聖母傳訓汝之武略工夫。”小姐聞父親之言大悅，諾諾連聲。次日於閨房中，收拾齊聖母所賜贈法寶，攜同四婢，拜別父親起程。是日父女灑淚分離，一程急趕，半月已到了壽州城。

正值是日王姑出陣，被飛刀所傷，小姐當日見有大宋旗號，軍馬駐於城外，祇得令四婢通報知。初時，陶夫人與李、羅、余三位夫人甚屬狐疑，不明此女是何人，祇得傳他進見，要問個明白。劉小姐直入，四婢隨後入內，又述明來意，又道出高公子乃背母私逃一番之話。眾夫人信以為真，方知公子在中途比武招親。今此女奉父命特來踐約。有李翠華夫人將小姐侄媳一看，真有傾城國色，暗暗歎獎兒佳配，當時重新見禮。劉小姐坐於下首，彼是卑輩，乃禮之當然，小姐又請命於夫人一眾，要拜見婆婆。陶夫人曰：“不要說起汝婆婆，王姑昨天出敵，被余妖道飛刀所傷，於今疼痛，於後營用藥餌搽之，不見應效，祇呻吟呼痛。正在一同憂心，即要打點殺散四門圍城兵，進城見駕。但思王姑如此疼痛，怎好移動！為此正無計可施。”小姐曰：“既如此，待奴一觀傷處，自有靈丹可調療也。”李夫人曰：“事不宜遲，賢侄媳快速往後營，看調王姑婆婆。”語畢，眾夫人一同起位，引導小姐到後營。

小姐一看，已知被妖道飛刀所傷，曰：“此刀乃爐中煉煉百年，非凡間之藥所能痊也，但所傷不過七天，便要潰爛，卸骨而死。今日幸毒氣未深入五心，現有聖母靈丹在此，倘調化下，一刻可能出毒而痊癒矣。”眾夫人大悅，曰：“幸得小姐來作救星，不然王姑一命難延了。”當時小姐令人取到淨水，又於香囊取出一粒小小紅丸，將水調化開，一半瀝灌入王姑口中，一半擦其傷口。當丸一擦下，王姑不見呻吟疼聲，不一刻，王姑的膊上傷口，黑惡水流出碗多，其痕口已合。祇聞他鼻息睡熟之音，半刻蘇起，打個呵欠，坐定自思，被飛刀所傷，一時怎得平寧痊癒。有眾夫人見王姑沉吟付度，將劉小姐來投湊巧，方得王姑無恙，實乃吉人自有高明來解厄。王姑此時明白了，忙起位要謝活命之恩。劉小姐那裏敢當。是日，李夫人扯過王姑一言，將君保侄兒怎生招贅了劉小姐，一番盡言知，王姑又復知此。當日仍詐不知，祇向金錠發問及起所來，有此湊巧，託厄扶危，感謝不盡。小姐見問，趁此託言：“曾叨世子不棄，許下婚姻之約，今又奉父命前來，並要與王家出力。祇求陶元帥及眾夫人收錄，以立微功。”

有王姑見小姐既有活命之恩，且美麗超群，又精於法力，如何不嘉納之理，想來正好與孩兒一對美夫妻。是夜，隨即命人開宴饌，與賢媳洗塵。邀齊眾夫人一同暢樂敘話多談。且婆媳十分愛悅欣欣。酒至更深方散席，各自分投營帳去了。祇有婆媳二人，一夜不眠的談說多言，小姐又將自小失母，為父單生奴一人，並無弟兄，是劉門福祚之簿，今公子不棄，婆婆叨愛，感恩不盡。王姑聞言，大加羨歎，媳婦賢良，安心之。正是婆媳情深，不多細表。

次日陶元帥發令，大兵一同起馬入城，但想唐營結圍兵四門尚不下四十萬，且劉小姐是個法力高強之女，令他為前隊，又代替了王姑之勞，且能制壓余妖道者，必此女英雄也。是時一來報知聖上，早晚救兵到了，以安主懷，二來亦早與君保侄兒相會，與眾人參議過，多言有理。

此日劉小姐領命，便上前討令符上陣出馬。陶元帥問及小姐帶兵多少可護衛入城。小姐曰：“沖圍比對壘不同，倘護從若眾多，反見首尾不能相顧的掛礙。今奴且同著四婢便足矣。”即拜辭婆婆元帥眾人，結束上馬去了。陶夫人大兵在後，遲半天之久，方發炮離營起馬。

先說劉小姐一馬飛近唐之大營，自然奮刀大沖，刀如雪片揮展，無人敢拒阻，一刻殺得唐兵七零八落。一連沖七層大營，方見壽州城，城下刀槍重密。早驚動了城上牙將，又往報知宋太祖，前來觀望。有太祖料是王姑、陶夫人等大兵到了，即上城樓一望下，遠見來的不是本朝旗號軍馬，心中驚疑不定。並無多人，祇見一員女將，快馬加鞭，跑到城壕之下。生得一貌如鮮花，年僅及笄之少女，大呼要見駕，入城投報，救兵到來，且進城與丈夫相見等語。太祖聞此言，再盤詰一番，方知小姐乃舊日敵國北漢將軍劉乃之女，自言是君保之妻，此奇事也。平日並未見高門說及，即公主夫妻並無一語達知，彼王姑妹既不同在此，御外甥亦臥病在牙床，難以通言詢察，恐有反情，中卻南唐之計。

當時宋太祖呼曰：“來的女將，既言奉王姑之命入城解圍，今令箭何在？”劉小姐曰：“已曾帶便了。”遂向令符袋內取覓，以備呈上驗據。不料採取去，竟如趙子龍當陽不見了阿斗一般，大驚失色。想了一回，恍然記認起，急言曰：“臣女雖曾奉帶得王姑令箭，放在符袋內。方纔在唐營中沖殺一場，料得馳發馬急，失於唐營之中，故今不得呈上據驗，祇求乞萬歲恕罪。”宋太祖曰：“將來憑令，非同小故，可以諒情收錄的。非朕不肯容情也。但今兩國交兵，恐有奸細混投，是以難於空信的。”劉小姐聞太祖之語，叩首再陳奏上：“這也豈敢言陛下不容情，但令憑雖失，臣女尚有憑據之物，求陛下龍目注觀。”太祖準奏，放甲桶於城下，小姐便將君保所贈別的金鐲一雙呈上。太祖細認，鐲上有高瓊名字鏤刊上，太祖準信了。又思此女想是英勇之人，何不令他再沖踩唐營，一者可驗其來歸之真偽，二者殺散唐圍困之兵，豈不一舉兩得。主意已定，這是宋太祖為人未免立心陰險之處，對劉金錠詭言曰：“汝呈上金鐲，果有高瓊諱名字鏤刊上，但物有失去未可知，且人又有同姓同名亦定不得也，怎得為據驗？”劉小姐曰：“陛下還疑心未準信，且命高公子出城一面，可明白了。”太祖聞此言，暗暗自悅曰：“他已中朕計矣。”彼要會高君保，朕乘此得以有詞哄之也。即開言曰：“汝要朕之御甥何難，但他已經鎮守在南城，汝可往去相見，他自然開城迎接。”當時劉小姐無奈，祇得允從，快馬加鞭，殺往南城而去，不知會見高公子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